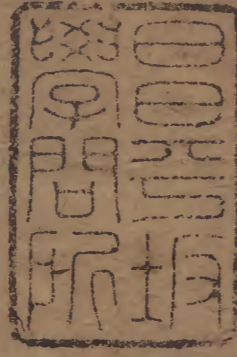


全邊略記 十一



漢書門	
九	類
一	號
一	函
四	架
七	冊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漢
一	書
一	類
二	號
四	冊
二	架
〇	冊
二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16
冊數	24 (19)
函號	292 136



全邊略記卷之十

淺草文庫

遼東略 山海關在內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洪武元年我

高皇帝之伐中原也。式於廟堂。首逐元都。驅及上都。北

平大定。而王保保恃其黠。為頑大將軍。達等直取太

原。不逾秋。北邊全底於績。其於遼東西。猶所緩。洪武

三年春。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藉其軍馬錢糧之

數。奔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求降。上嘉其誠。遣

斷事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四年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供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房嵩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唘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之。上以立與良佐嵩俱爲遼東指揮。既而唘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本衛乞益兵。及遣黃儔以書諭唘哈出。被拘不還。於是大爲保疆計。乃置

都衛。以馬雲葉興旺爲都指揮。摠轄遼東。時遼反側尚多。雲等繇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秀。敗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設守備。一方遂安。五年戊遼東。命靖海侯禎_吳摠舟師。繇登萊轉運之。九年十二月。納哈出來寇。雲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指揮吳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禪將乃刺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遂獲之。虜勢

全通明言
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乃繇城南十里外。從
幹河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梓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
十餘里。沿河疊米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結。隱然
如城。藏釘板於河中。設陷馬。穿於平地。伏兵待之。老
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聞砲。卽豎旗。令指揮周鶚等
各肅兵以俟。虜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
起。兩山旗旌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
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遂大潰。馬雲復
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

凍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
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上遣使齎勅。獎勞遼東諸
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十二年。勅遼東守將潘敬
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降。朕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舍桑梓歸異鄉。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不過三年
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
還。今國中。方寧息兵。養民。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
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減。則師有名。春秋有云。

母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懷訣別。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十六年高麗遣使張伯崖請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秦遼

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并於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已而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內屬。置東寧總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

全邊略言
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
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秬醞酒。法
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
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礮紙狼尾筆果下馬
長尾雞貂豹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秬黍榛栗人參茯苓
之屬。國朝二年。卽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
違約不恭。故諭責之。十七年。上謂部臣曰。近命遼
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
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
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
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二十年九月。故元納哈
出降。赴京入見。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
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
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殘元臣
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於是以正月

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勝。左右副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蓋。左右叅將趙庸。王弼。胡海。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於新秦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旣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右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鸞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

未決。大將軍遣馬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與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卽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侄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流兵三千爲殿。其驚竄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二十四年春。都督沐春日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二十六年。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

事一日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卽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曰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上擇其可者行之。八年三月停造遼王宮室。勅

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昔漢唐時遼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美兵。自古無狀。今遼乏糧軍士饑困。倘

不卽發沙嶺倉廩賑之。必啟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今立營屋以居。永樂元年十二月。勅青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出寨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遼地肥腴。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浹

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十三年十月。塞關外宴磨峪大峪長小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水峪小水峪石澗跳梢峪水峪白暴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陽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十一人守之。宣德元年九月。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修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

皆當治罪。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壘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隳弛。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正統五年五月，瀋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窘者，乞於農時暫放。

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矣。六年八月，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兀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卽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論以朝廷法制，兀察乃黽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竊觀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兀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惱納哈塔失叔。

金遼略言
任爭印。太宗皇帝令惱納掌忽魯哈衛塔失掌弗
提衛其人臣各隨所屬庶消爭釁以靖邊陲時遼東
守將屢失機。朝廷以爲憂乃命王翽往督之令便
宜行事。翽至守將以下庭參翽詰責玩寇失機故將
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
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
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仍簡閱戍卒
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
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

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日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
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
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
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
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
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
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
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及境外於野人
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

歸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都御史王翱總兵官曹義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盜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帝曰。且免其死。翱義俱罰俸半年。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嘉峯繇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繇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繇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繇西北。

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景泰二年十一月。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都御史王翱等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貢馬謝禮。部主事請留董山等。以正典刑。天順二年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臣所轄

全邊略記
自葦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馬燉臺者三十。二而松柵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關寨者三。使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二事。下兵部從之。三年十一月。都御史李秉奏。同監督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其左哨之捷。出撫順。歷打必納等寨俱空。九月廿九日。遇賊於薄刀山。襲於五嶺。柯忠等抵其巢。斬首五十六。生禽二十七。

監丞韋朗等襲於陽家寺。斬首一百二十五。王瑛王銓出渾河。斬首六十四。共收所擄男婦八百餘人。燔其廬舍。其右哨之捷。歷宋產。八李等寨。斬首九十七。追於摩天嶺。斬首三十七。裴顯等攻修火等寨。斬首一百三十八。襲於張亦升松林。斬首一百二十有一。共收所擄男婦四百餘人。兵書白圭以聞。上曰。寇既殄滅。輔等處置得宜。然後班師。十二月。李秉等先奏於葢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戍守。鳳凰山關隘。旣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奉集。

通遠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守之。七年十一月。遼東虜寇哈都赤與父打必納及舅失忒苦犯開原。我軍追之不及。獲鄰寨小郎親屬瓦洪等三人歸。以爲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忒苦。又生致哈都赤來贖。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至京。命下都察院鞫之。小郎等俱賞布帛。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總兵官歐信等奏三衛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魯所驅。離彼巢穴。潛避近邊。欲求市場。以濟其急。宜令信等

諭還故地。上曰。馬市久罷。勿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卽還故地。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旣廩食在官。而募者亦授職。然不轄以衛。不籍其姓名。他日勾補之。無從也。乞令管糧叅政稽二處募貫量遣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所留餘丁。分邊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之地。編於遼廣諸

全邊典言
衛所乏。庶軍有定伍。人無私役。奏可。馬文升奏東山
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廳場。靈陽五堡。距遼陽三四
百里。令海蓋餘丁。轉運惟艱。近堡曠地。每運撥五十
畝。牛價一金。耕守相兼。邊用自給。兵分三路。廣寧爲
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中有
遼河。虜兵據此。我不能渡。請復浮橋。以聯聲勢。從之。
兵部尚書項忠等議。文升欲於永平府孳牧馬。內選
取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
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爲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

奏選而給之。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并令陝西山西苑
馬寺。各措置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卽給寺監軍餘領
如例。二年。筭駒一匹。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
賠補。欲令守臣預籍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
所賠。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齎價於產馬之處。收
買。歲爲常例。文升又以遼東副叅以下。多役餘丁。欲
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指揮千
百戶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苦。
其言誠爲良便。戶部議。文升所奏。足衣食者。折鈔不

足。關之大半輒爛。歲例布花之給。海運不繼。妻子號
寒。登州海船數少。給取每不以時。欲於旅順口。修金
復蓋三衛庫三十間。設官吏。到卽散之。所奏均屯田
者。謂各衛膏腴。爲官所占。乃將累年。放免克軍名下
未蠲之租。派分貧丁。而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之。無
所控訴。詔申飭行。巡撫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
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亡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
補數。抵納。遂爲例。今遼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
遺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措置。以抵此

數。請悉爲除豁之。戶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僅一十
八萬。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田以丁授。稅以田增。其
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况措置之糧。亦非久
計。請移巡按。并本部餉卽督同布按糧官。會都司丈
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稽。每衛屯軍
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補納糧。無田餘
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
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種一分。
輪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

奏分發。制可。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襲陽。巡撫陳鉞議建州夷虜始居斡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成化初。悖恩累寇。天威震怒。誅元惡董山等。進師搗其巢穴。當時總兵爲謀不遠。少有克捷。遽爾班師。物論至今惜之。莫若舍經而從權。詭道以制勝。召募土兵。選立驍勇。併力討之。遼人屢經殘掠。含怒切齒。出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聲罪致討。足雪邊恥。詔是之時。太監直權傾中外。旣興大獄。欲立邊

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汪直曰。建州三衛係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侍郎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真之死。失遠人心。宜請於上。徃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上命太監懷恩至閣議。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直在京城尚

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從此聞風。皆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日然。具以其語復命。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詹昇。往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朶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近者朶顏屢請開市。朝廷不許。今朶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

便。若復許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國并受其利。事下。廷臣會議報可。五月。錦衣衛指揮吳儼奏。遼東軍士冬衣布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一石。折布一匹。歲繇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沒漂民。被其害。而軍不沾實惠。乞勅該部。議將十四年以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於陸路解送。以給需軍。民俱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令折銀。恐後難繼。勅兵部侍郎馬文升。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偕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徠建州。

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郊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秃。偕賊首趙得路等廿七人。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搗其巢穴。暨殺無辜。致彼仇恨。變詐難信。爲撫爲討。伏俟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仇生於恩。何所

示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時陳鉞方欲搗巢貪功。而文升奏勅招安。故鉞違拘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捷聞。章下兵部知之。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謀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嗾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已功。且沮詹昇之進。後英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七

全邊略記
月劄肥何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七人乞陞
職益實衛指揮同知鎖羅哥禿乞更勅書葛稱哥衛
指揮僉事等官申克捏等三人乞兼給勅書印記諸
夷皆侍郎馬文升等奉勅招徠者弗思等衛指揮等
官都魯禿等十三人乞加陞兀者衛故都指揮同知
等官刺塔子引塔温等二人乞襲職屯阿衛故指揮
使革勤革子馬牛乞陞并請給勅書印記亦麻刺衛
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并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
巡撫陳鉞復請搗建州巢本兵徐子俊止之馬文升

申誠守關之詬辱科索者失貢夷心請治叅同周俊
罪劉八當哈者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奔建州導入
寇乃冒酋名入貢爲親知所識撫臣請梟示之乃
疑是下花毛勅卜阿日爾等所遣使中乃有中國叛人冒名希賞
已依法處之矣自後乃須審實十月命太監汪直監
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卬克總兵官討建
州夷從陳鉞之請也鉞媚直也本兵余子俊議諸夷
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等以其示弱損威乃
誘夷郎禿等四十人貢欲寘之死詔錮之朱永等

襲敗建州夷。奏捷謂賊巢在萬山中。高峻險狹。臣等
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
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
十五級。俘獲四百六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
馬千餘。盈甲軍器無算。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
生陳澍。俱爲錦衣衛百戶。珍。太監李榮姪。澍。陳鉞。子
也。御史強珍奏。建州班師之後。虜郎入靉陽。清河。四
散。殺掠男婦五百餘民。頭畜無算。實繇前巡撫陳鉞。
啓釁邀功。以致虜報。救怨。其指揮王英。白祥。都指揮

吳瓚。右叅將崔勝等。俱不能禦。而太監韋朗。都督縉
議等。又各畏罪。貪功。隱匿前事。法皆逮。兵書余子俊
等。覆奏引。皇明祖訓。叅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
上命吳瓚。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米。牛羊。縉
謙。陳鉞。各停俸一命。禁邊將誘殺夷人。以爲戰功者。
從。強珍之劾。王全也。九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永。朱
威。寧伯兼左都御史鉞。王住。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
直。怙寵。弄兵。蓋永。越輩。以利誘之。因以爲已利。既濫
爵賞。猶不屬厭。一遇小警。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烽

燧亦欲希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至臘月大同之警。又復行矣。餉司金廸奏遼歲額中豁屯五萬矣。哨守墩卒新塘米七萬矣。乞別爲措置。戶部議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秋豐穀賤。則送如舊額。弁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五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長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

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所司愈難爲矣。十七年築鳳凰山等城爲朝鮮貢使開之避。建州野略也。山之東至遼陽築墩臺二十二山。之西爲城。城西六十里。日斜遼陽烈站站之西六十里。日新通遠堡。堡之南名寧夷。各增戍守。巡撫王宗彝所創也。十月陳鉞旣因緣晉掌本兵。悔馬市之開釁也。復申嚴其禁例。以自文焉。謫執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爲迤北小王子敗走。

所遺幼穉朶顏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道經遼東巡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其詐以爲市之設正欲革海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不預爲杜絕他日必將糾合爲邊患乃遣譯諭之凡攜幼稚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獻上命分賜司禮監官餉司毛泰謹按洪武初遼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種二分戍邏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百戶爲田官都指揮爲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

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爲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曰寢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近彼邊方多事屯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復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十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弓馬生疎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豆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

全邊略記
以昭所選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爲今日欲足邊用。莫若練選冗兵。使歸屯田。二十年通事楊銘奏。朶顏遣察反等告急。竊意朶顏與小王子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以夷攻夷之法也。宜遣使撫諭之。兵書余子俊以爲

以夷攻夷。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侵軼之患。宜宴察反。而罷遣使。廿三年二月。巡撫劉滌等奏。卜蘭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報小。王子已死。欲從喜降口入貢。因與泰寧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瓦剌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爲市。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朝貢。宜仍從大同入。諭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弘治六年。巡按李善奏。臣見遼東邊牆。正統二

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牆阻遼河爲固。瀕河之地。延壘八百餘里。土脉。巖鹵。秋修春頽。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萬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水雨。泥濘不通。倘開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

起廣寧。碁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暫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十二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衆反叛之謀。祇因邊臣。徃徃誘殺。熟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大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敗。且三衛之賊。

全邊略記
易弭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怨積而導北虜。其患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敵。應與否。分別功罪以聞。自今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守備官。知情者處之。初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議者以爲遼久不振。疑其誘殺。全是朶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魯大夫差通事誘泰寧。

福餘兩衛頭目脫大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羶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來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朶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脫羅干等約和謀入寇。給事戴饒叅駁其事。命都御史顧佐往按覈。以聞。久不決。而指揮崔鑑等流言於長安。謂佐偏刑激變。佐請別遣。上不允。會總兵李杲虛言虜至。請增兵。臺省交劾。十三年。顧佐乃勘報。曰。太監任良。總兵李杲。巡撫張玉。誘殺之罪。得旨代回。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

全邊略記
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
陞都督不許尚古怒云絕貢時入寇遮絕海西諸胡
之入貢者胡怨之尚古後悔過邛邊歸款守臣貪功
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至開原守臣驗
五十人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怒邊
將謂尚古阻其好音反容先納遂入寇遼陽旣去仍
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
衛亦各遣人來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
尚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爲尚古初使人

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
令回不應擅招以挑胡忿今尚古旣貢又不可誅若
如所請恐結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
至如此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
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
堡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兵部稱若將所虜漢人
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
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
之歸俘反以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

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御史余本實等奏遼陽失機。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瑄招撫尚古。以致諸胡怨寇。陛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卽。寘振等於法。各官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旣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反聞諸胡藉口。則又詭稱安置南荒。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一尚古也。先以爲功賞。後以爲罪誅。招撫失策。明知之。邊釁已開。又不嚴禦。致賊虜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直抵高架子沈家屯。二十餘處。

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百年來未嘗遭此慘酷。其罪益不可掩也。十六年吏科鄒文盛疏曰。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劫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爲衛也。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政。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怠援不接也。關市失平也。邊牆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

全邊略言
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刀背山。各近邊墻百里餘。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大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有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新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牲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

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秦立馬市交易。當時虜囚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實者。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布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鑊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鏡等物。貨賣東酋。諸酋以所掠男婦係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

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兵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國。初設二十五衛。塚克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山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十一月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清伍核屯爲要。八月指揮張斌出掩殺三衛於夾喇灣。以三十八級居捷。御史王獻臣疑之。

暴其罪得旨如所擬。正德三年。巡按劉燾奏遼東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例歲煎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斤。軍自運送去。衛甚艱。毋若召商中買爲便。勅獎之。四年。泰寧三衛滿蠻率所部二萬餘。稱避北虜者。欲附。墻築圈以潛。詔令暫收。事寧則遠之。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爲恍惚。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守備寧遠都指揮馬標與百戶錢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說稱犯邊。希賞。旣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鎮巡官審詰。具得其情。以聞。都察院

全邊明言
議標等貪利妄殺當斬。獄上得旨如擬。兵部議開平原與秦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境。各有界限。邊牆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守備禦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既去。乃徐出境。俘斬牧夷。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夷。凡遇賊侵犯。若在邊牆之內。卽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牆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啓釁論罪。鎮巡官復奏酋虜貪殘無厭。今我拘於禁例。畫地自限。使虜志益驕。士氣大沮。非計也。

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抵其巢。凡有斬獲。無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十一年海西福餘衛虜那孩率衆三千人。款塞欲繇開原。乞貢。十三年建州都督脫原保等。款塞自陳。賊首玖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寨。巡撫張貫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遂各貢方物。上嘉貫等而獎之。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苦之。會虜首

速長加等入市鹵掠。衆將孫棠率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禴上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葛禴劾棠貪惰不法狀。上黜棠而遣李承勛往經略之。元年女直通事王臣條貢事情弊曰。一夷人勅書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賣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勅。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陞襲。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懷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積聚。數多遲悞。及至領賞。又多濫要。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牙。今哈刺哈等俱

自稱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十年三月。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等物。詔賜獅子彩幣一襲。全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忒殺之。速黑居松花江。離開原四百餘里。爲迤北江上諸夷必繇之路。人馬強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至。頃又有功。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賚之意。且徧諭在館諸夷。卽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賚。云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

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
來遠矣。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冊。
徵銀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衆益怨之。是月
經巡視遼陽。檄將吏竝城築圍墻及臺。將吏督倂急。
諸軍遂大噪。擁衆入撫院。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
揮劉尚德者在傍叱衆。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聞
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棄。勅諭
垣走匿。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徭籍。鳴鐘鼓。糾衆閉
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按得經裂其冠。

裳。執都司公署。四月。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遼
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
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守如故。亂軍稍
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
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
其飲酒誼譁者。遂叅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
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俱下。都察院覆。銑議欠
當。往年大同逆賊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謀。
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叛逆。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其五月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月草價爲飾。裝具悍卒于蠻兒等。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繫獄。蠻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率衆持挺。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爾汰我餘丁。耶爾奪我牧田。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燹之。延燒公署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隨復。繫之獄。遂脅

管糧郎中李欽昊。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給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命韓邦奇往填撫之。既而命任洛代邦奇爲巡撫。命侍郎林庭楫行撫事。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騰黃。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併官校。寘廣寧獄。總鎮等官諭以禍福。曾銑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亂卒于蠻兒。趙劓兒。謀侯林庭楫。至脅賞如大同例。總兵劉淮聞之。因雨散各隊去。曾銑密授胡承恩。悉擒叛二十有八人。各梟之。十八年廣寧達軍

伏脩等作亂。都督馬永率家丁捕斬四十人。事遂定。
上深嘉之。開原虜因貢大掠。叅將孫繼祖斬二十
三級。趙國忠復戰虜。斬百有二十。二十一年。建州賊從
鳳凰城入寇。殺守備李漢。佟恩等。所過鹵掠無筭。部
議夷非三衛等往。成化中。董山爲梗。命將討平。至今
有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構釁必有所自。况號稱首惡。
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遽加之兵。未免玉石俱焚。命
給事林廷璽往勘之。報曰。建夷故多忠順。邇近夷先
入關。那蓋等遠稍遲。關將每以額滿阻之。所得賚予。

歸途後爲近夷所掠。是以怏怏。甘心叛逆耳。上乃
罷其征討。總兵劉大章。巡撫孫檜。宥不治。初建虜李
撒赤哈寇邊。率八百餘騎。從鴉鵲關石嘴進入。掩伏
誘敵。康雲易之。出堡與戰。伏起。雲遂死。千都指揮趙
奇修勲。王鎮皆死之。給事葉鏜劾孫檜不能預防。總
兵李景良。并堡而逃。罔。上不忠。宜併罪之。乃。詔
檜回籍。二十五年。遼東總兵張鳳。巡撫于敖。令指揮
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尅減鹽物。夷不服。守節白於鳳。
鳳令箠之。夷遂攻鎮。焚殺人民。李鉞等不能禦。縱其

殺掠而已。上奪敖鳳俸。三十一年虜酋把都兒辛
愛原謀寇錦義。謀知有備。迺乘虛突犯前屯。百戶常
祿指揮姚大謨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沒。人心震恐。指
揮王相曰。吾家世爲將。獨此一心報君恩耳。且虜驕
而無律。雖衆不足。憚明日虜驅人畜欲歸。王相疾趨
出其前。邀之戰於蠟殺山。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
日。以必死爲期。諸將若世勛等觀望不敢近。獨千戶
葉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其與同死。可謂烈矣。是
時虜歲入犯。各邊無敢鬪者。朝廷初聞相事。深所

嘆異。故卹典亟下。凡重傷裨校。若高崔忠等。亦皆
升級。其死事。則下按臣覈其官職以報。加優賚。廷瑞
初以死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死者。視常典。加
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邇近爲虜所殺。乃亦贈指
揮使。而廷瑞以後。魁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
典爲賞死。舛矣。三十四年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賓
穩克等以俘斬虜獻功。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
刺哈赤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
魁猛傑乃率所部攻捩哈寨。夷酋孫賓等與戰。斬虜

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牆以禦之。三十五年十一月北虜打來孫速把亥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廣。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不敵。尚質等死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王忬以聞。且劾論巡撫蘇志臯輕率寡謀之罪。三十七年六月總督王忬奏遼今歲大祲。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導

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又言宣大遼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上皆從之。旣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抵昌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登萊起運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抵金州。達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十月東虜大舉寇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帥諸將守

全遼略記
備申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
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旣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
變。卽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三十八年。巡撫侯汝
諒。以遼大饑。移粟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
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
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
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
兩。造船二百艘。扣商販運。內覆如議。十二月。虜犯廣
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者。其四世

祖恩孛羅。因入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爲內臣。朝
廷欲收以爲用。乃從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中動靜。
頗得其力。後聚落日繁。果力箇等衆遂百餘人。往往
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遂叛。降虜。告以
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時遼東廣寧。歲有虜患。每至
果力箇等。各爲先鋒。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密遣通
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
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四十年。山東巡撫朱
衝奏登萊青地。瀕大海。東近邊。左通浙直。國家設軍。

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禁。其青州迤西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猾商。逐海道赴臨清。抵蘇杭。淮楊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結搆。俾二百年慎固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毒。非敗事之鏡也。宜申明禁止。爲便報可。四十一年虜酋土蠻等大寇遼。攻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按吉澄以聞。本兵楊博言。吳瑛老將。驍健。可以責成。當分三千守前屯。而免其入衛之額。遣大臣侍郎葛縉往。縉舉郎中張志孝副將。劉大章自隨。可之。遼東邊外屬夷王果等導虜分衆。

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撫順核桃山入。副總兵黑春帥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鎗重鎧甲而遁。於是備禦劉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十匹。所獲夷器無筭。侍郎葛縉總督楊選巡撫吉澄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饑疲之後。有此克捷。乃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虜復攻鳳凰城。黑春墮其伏中。力戰二日而死。四十二年副總楊照敗虜於清河長安堡。斬馘七十五級。楊照夜掩虜於廣寧。

塞外失道。爲虜所覺。中流矢歿。祿將線補袞郎。得功等力戰。斬首二百二十五級。以照屍還。十四年降酋黃勇略廣寧城。巡按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總委官六。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結草耕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卽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

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卽於上年收穫內支。四議車兩登塲日。裝車一百八十輛。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者宜於廣寧馬市稅銀內支。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委官五。約工百日。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內支。六議草稽。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稽。畱以飼牛。葛稽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

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入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四十五年。虜速把亥入西平。荀麒張祿遇伏。亡於陣。虜自西平出。郎得功扼之。於張能峪。斬首七十五。御史李輔請裁減邊城遊兵。而以新設寧前遊兵二枝。分番入衛。已有旨報允。至是遼撫魏學會等言。前寧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因虜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原設人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藉名於冊。至期令該班

遊擊領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遼饑。兵自入衛。歸輒逃匿。薊月糧折價數豐。起其羨心。將領多納此輩。役爲家丁者。千百夫。遼薊附若唇齒。遼旣虛。薊豈能獨利耶。隆慶元年。御史李叔和疏。總兵全鎮保障。當審緩急。今乃坐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鎮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強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不爲之所。是秦人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

全邊略記
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遼陽以援海州瀋陽。冰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報曰可。黃勇本降胡後。復亡歸虜酋速把亥。盡以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軍五百有奇。尅堡站城十餘。遼人患之。是年四月中與朶顏夷卜萬開馬市。速把亥部落有詐。稱朶顏人混入者。總兵王治道遊擊郭承恩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謂把亥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速把亥遂縛勇來獻。遼人因相謂曰。與虜

共亡者。尚有大敗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吾良爲虜俘者尚多。及此要之。乃畱十七人不遣。虜怒。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爲虜所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國勳等四人。虜乘勝攻鎮靜堡。克台而去。給事中鄭大經言遼東藝市之事。釁起於激虜。因劾奏治道輕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嚴備禦。畢朝用閒住叅將杜鏜承調叅將萬國遊擊馬文龍。畏怯觀望。請

全遼略言
治其罪。然是時里孛羅猶思鏗。躬馳堡中叩頭乞市也。九月總兵李世忠引兵東援。遇虜於撫寧。斬首五十三人。四月虜酋張擺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離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勛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叅將謝相廷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擺失等一百六十四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趣去。四年八家寨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諸將軍趙完、馳遼陽、郭承恩、馳虎皮、安菴、馳奉集、裴承祖、馳

鮑屯、柯萬、馳平虜。撫臣張學顏、大帥李成梁皆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甯、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之長佟鎖羅可赤聚兵散羊谷。我帥擊斬于蓮花塌。四十四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追殲于柳河。斬佟鎖羅等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望酒墩入。大帥李成梁、副帥趙完、郭承恩等率師禦之於卓山等。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六年三月東虜速把亥、反情等。憤遼陽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戰。

却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籃等又大敗之。斬佟鎖等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謂該鎮累奏奇功。且俘斬數多。例當宣捷。上命勿宣。第犒報捷如例。卜言兀等直搗白塔谷堡。遊擊李惟一力疾戰之而逃。萬曆元年。卜言台周土蠻之子會炒花椿勞亥。大入瀋陽。大帥李成梁率偏將宋成恩等力戰于南靜九營。斬勺茶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

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二年。速把亥既已連騎。往仰加奴新寨。請婚王台。而又大會諸酋。自紅螺山走遼城。總兵李成梁出塞。會風砂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論曰。前報虜數十萬犯遼。已到近邊。朕心夕惕。經旬杳然。有無失事。其以實聞。遼東告捷。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至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

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致境上。詔
磔果于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悉增秩。三年。
青把都會兵二十萬于大寧。張學顏乃告急。請薊兵
入衛。及器藥之數。督軍門楊兆以狀聞。頃之。知其馳
土蠻實而犯山海虛也。王台是時所部東盡灰扒兀
刺。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
把亥頗有羨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為台
所殺。修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
志。台卒憂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兔。次煖

大次綱實。次猛骨孛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罕常
與白兔赤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
大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刺等。江皆為建州
諸夷所奪。四年。李成梁出比羅兔。去遼百里。斬虜五
十二級。五月。虜眾二十萬。自錦義至凌河。會迅雷烈
風止壁。旦日分騎。大掠鹽場左右中屯。御史張允升
勅奏參將馬文龍。下兵部方逢時覆奏曰。當以保全
衝戰為功。損傷可勿論。上以連年禦虜。各賜之金。
土蠻蓋怨邊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上

丁字泊。先遣騎隔河而語。曰屬夷也。土酋虐。欲渡河而生。守使翟誘裳曰。詒也。總戎李成梁帥佟暹康元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寵軍新打營。裴承祖高虛登軍小船城。而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十六級。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以大捷聞告。太廟如禮。賜成梁以下金蟒紵。廕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于是秦得倚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等出瀋陽。徐國輔出奉

集。陶承譽出析木。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連營遼河。長四十里。李成梁帥精兵。李如栢李平湖李得金出鎮安堡。而以蘇國賦揚燮爲左軍。劉承武王惟屏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捷奏。詔陽李成梁封爵。六年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與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朶顏大一千酋長。昂酋長。兔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魯赤酋。忽兔罕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兒愛酋。卜言兔酋。速把亥酋。哈屯酋。反青酋。遼陽長

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酋。卜勞九酋。把兒慶酋。卜言酋。哈當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巾酋。炒木酋。卜哈酋。卜言酋。東勝外邊蛤蜊河。有摺兒指酋。忒木兒酋。土魯酋。孛兒戶酋。歲爲塞上患。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河凍冰堅。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臾間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旣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

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冰已解矣。請以遼陽之兵備西面。薊州春防之兵備東面。獨慮土蠻。要市賞亡已。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亡賴。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朶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而開原故未有禁。可蚤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

願得本色。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
四六。以佐軍乏事。下戎部問狀。十月泰寧衛酋速把
孩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慎大會土酋分犯寧
前。成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方行嘉禮。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七
年。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
來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于
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八年。建州夷兀堂王兀堂也犯靉陽寬
奠。又犯永奠。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
斬首六十七級。土酋志報薊門之役。合速酋營紅土
城。佯入海州。而一犯錦。一犯義。時備兵使李松張崇
功洪濟遠周于德等十道並發。大師李成梁捕伏大
清堡。出寨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一級。主爵者比劉
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
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時
破逆杲。至千二百餘級。比虜級更宜倍之。詔曰。李
成梁累獲奇勳。其以原銜指揮。併功世襲伯爵。給誥

券。爲寧遠伯。秋虜入盜東寧河。兵備李松禦之。土酋
失利。頃之復入慶雲堡。吳尚忠等禦之。虜走鐵嶺。冬
犯義州大凌河。哈不慎。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焚殺
亡筭。都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救之。九年土蠻復
犯錦義。以唵金哥爲鄉導。兵使者李松亟請于總督
梁夢龍。分道而馳于大青松山之間。虜計不售。給事
王致祥上書曰。恰酋受縻于宣大。而逆顏于薊遼。請
革其撫賞以創之。勿受若嫚。自辛巳迄癸未。督院鄭
洛禁之甚嚴。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

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
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
邀擊虜。倚遼河爲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
十級。虜乃去。王台旣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
忠。又戮祝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卯翼
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
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
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
兒罕爭鬪。逞奴助之。而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

全邊略記
虎兒罕亦死。暹仰二奴數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寨大破之。于曹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斬之。炒花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詔進張居正太師。暹仰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迺與土蠻約。詳擊猛骨孛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甕可大白虎赤萬餘騎。猛骨與孛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吉把太寨三百人。猛吉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

土蠻率火耳赫十萬。欲略廣寧。李成梁聞之。卽伏中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臯諭撫之。二奴提恍忽太二千騎。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圈門。巡撫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圈門。言語不馴。白虎赤拔劍斬九臯。九臯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鳴。伏將宿振武李寧等合擊之。斬仰加奴。逞加奴等。凡三百十有一級。復追之于新寨。斬捕一千二百五十一級。追至二奴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歸我漢人。王良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讐矣。捷聞告郊廟而賜。

爵賞。董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又犯黑山。備禦揚紹勳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死之。紹勳中流矢復斫二虜而還。黑石炭馳于襖郎兔。成梁從大寧堡出邊。行四百里。擣虜壁。斬首三百四十三。捷至會。上大閱。喜甚。郊廟賜爵賞焉。小友青略瀋海。我帥大敗。鹵鈔幾盡。御史于應昌勅奏之。曹籛崔吉等削逮有差。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寨攻鎮靜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爲內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二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破毛憐夷。阿海于莽子寨。誅之。伯言把都復連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

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

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既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鬪。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烽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馬景隆及御史詹事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百姓方維

相亦伏關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鳴兒匱之戰。鵬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果。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海。皆萬世功。九月。哈酋大會大小委正等。鈔寧遠。桃林。巡撫翟繡裳。兵備成。遜築垣掘壕。以待于山海。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以四萬騎從前屯入。叅將王守道。杭大才等發虎蹲砲擊

之大戰五十合。遊擊戴朝弁直夜深其溝。固其壘。而守道潛出營。告援于總督張佳胤。楊紹勳率燕河三屯兵至。虜遂解。冬虜復犯前屯。戴朝弁奪所掠于北水關。譚堪趙愷等火攻于新羅城。虜奔一片石而走東嶺。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總督佳胤曰。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入。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末。於是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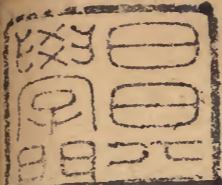
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察。左遷岳汴。而登太等戴罪視事。十二年。西虜欲自無冰者入。東虜欲自有冰者入。黃太舟等入養善木而東。短弓兒等入輒城。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衝十餘屯。雕背山之役。人畜至三百。總督張佳胤劾奏郎梅等鑄其級。十三年。灰正大會。東虜卞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古路半那林。擊斬卞兒忒革等一百有八級。以兒鄧大

會炒花分鈔東西一技寇懿路。一技寇洸河。裨將曾尚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十萬騎來。李成梁與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有二級。中有酋長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策也。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嚴清宣捷。賜成梁廕秩三級。王一鶚顧養謙皆遷官。十四年。速免兒引瓜兒免等馳十方寺。結西虜。以免鄧萬騎。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考道逐出塞。

河深虜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密符遊擊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赴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偕分巡任天祚。兵備王緘。親監軍出邊。成梁迺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跳驅挑戰。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鎗弓矢並發。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孛來乞塔把失等首凡一十三級。二月。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

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五年十月。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反商。猛骨爲三。因號曰海西酋。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反商。姦收反商妻。開原兵備王緘。檄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孛羅反商講和。還所鹵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得遂逃。兵使王緘知曰。反商不立。則無海西。

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妨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疲。巡撫顧養謙曰。溫姐去而猛骨索羅。勢不能不復叛。而况殺一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孛羅。益遠遁不可收。則反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大司馬議可。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劫



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奏。玩寇釀亂者緘也。上遣
緹騎逮問。科臣彭國光抱王緘之不平。入告曰。失事
諉藩吏者。養謙也。上欲置之理。閣臣持不可。御史
許守恩劾奏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蚤。至猛骨孛羅。
數反覆有狀。上詔郎訊大略。以卜寨那林孛羅。初
非犯邊。未可議征。而况猛骨孛羅。及商皆年少。緘故
欲殺康古六。以懼孛羅。且溫姐親孛羅母。殺之。孛羅
勢且必深報。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孛羅。凡所爲懼
與安。無非欲存反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之

